

二十四史
简体字本

漢書

卷二五下～卷六二

中華書局

简体字本二十四史

汉书

二

〔汉〕班 固 撰

〔唐〕颜师古 注

中 华 书 局

汉书卷二十五下

郊祀志第五下

是时既灭两粤，粤人勇之乃言“粤人俗鬼，^①而其祠皆见鬼，数有效。昔东瓯王敬鬼，寿百六十岁。后世怠慢，故衰耗。”^②乃命粤巫立粤祝祠，安台无坛，亦祠天神帝百鬼，^③而以鸡卜。^④上信之，粤祠鸡卜自此始用。^⑤

①师古曰：“勇之，越人名也。俗鬼，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耗，减也，音火到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天帝之神及百鬼。”

④李奇曰：“持鸡骨卜，如鼠卜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言国家始用。”

公孙卿曰：“仙人可见，上往常遽，以故不见。”^①今陛下可为馆如缑氏城，^②置脯枣，神人宜可致。且仙人好楼居。”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飞廉、桂馆，^③甘泉则作益寿、延寿馆，^④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。乃作通天台，^⑤置祠具其下，将招来神仙之属。于是甘泉更置前殿，始广诸宫室。夏，有芝生甘泉殿房内中。天子为塞河，兴通天，若有光云，^⑥乃下诏赦天下。

①师古曰：“遽，速也，音其庶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依其制度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飞廉馆及桂馆二名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益寿、延寿，亦二馆名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汉旧仪云台高三十丈，望见长安城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为塞河及造通天台而有神光之应，故赦天下也。”

其明年，伐朝鲜。夏，旱。公孙卿曰：“黄帝时封则天旱，干封三年。”①上乃下诏：“天旱，意干封乎？②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。”

①师古曰：“三岁不雨，暴所封之土令干也。”

②郑氏曰：“言适新封则致旱，天欲干我所封乎？”

明年，上郊雍五畤，通回中道，遂北出萧关，历独鹿、鸣泽，①自西河归，幸河东祠后土。

①师古曰：“解并在武纪。”

明年冬，上巡南郡，至江陵而东。登礼灋之天柱山，号曰南岳。①浮江，自浔阳出枞阳，②过彭蠡，礼其名山川。北至琅邪，并海上。③四月，至奉高修封焉。

①师古曰：“灋，庐江县也，天柱山在焉。武帝以天柱山为南岳。灋音潜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枞音千庸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并音步浪反。上音时掌反。”

初，天子封泰山，泰山东北阯古时有明堂处，处险不敞。①上欲治明堂奉高旁，未晓其制度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。②明堂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，通水，水圜宫垣，③为复道，上有楼，从西南入，④名曰昆仑，天子从之入，以拜祀上帝焉。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，如带图。⑤及是岁修封，则祠泰一、五帝于明堂上坐，⑥合高皇帝祠坐对之。⑦祠后土于下房，以二十太牢。天子从昆仑道入，始拜明堂如郊礼。毕，祭堂下。⑧而上又上泰山，①自有秘祠其颠。而泰山下祠五帝，各如其方，黄帝并赤帝所，⑨有司侍祠焉。山上举火，下悉应之。还幸甘泉，郊泰畤。春幸汾阴，祠后土。

①师古曰：“言其阻厄不显敞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公玉，姓也。带，名也。吕氏春秋齐有公玉丹，此盖其旧族。而说

者读公玉为宿，非也。单姓玉者，后汉司徒玉况，自音宿耳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圜，绕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复读曰複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汶，水名也，出琅邪朱虚。作明堂于汶水之上也。带图，公玉带所上明堂图。汶音问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坐音才卧反。”

⑦服虔曰：“汉是时未以高祖配天，故言对。光武以来乃配之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祭，古燎字。”

⑨师古曰：“与赤帝同处。”

明年，幸泰山，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于明堂，（后每）〔毋〕修封。^{〔2〕}其赞飨曰：“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，周而复始。皇帝敬拜泰一。”^①东至海上，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，莫验，然益遣，几遇之。^②乙酉，柏梁灾。十二月甲午朔，上亲禅高里，^③祠后土。临勃海，将以望祀蓬莱之属，几至殊庭焉。^④

①师古曰：“自此以上，赞祝者辞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益，多也。几读曰冀。言更遣人求之，冀必遇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高里，山名。解在武纪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殊庭，蓬莱中仙人庭也。几读曰冀。”

上还，以柏梁灾故，受计甘泉。公孙卿曰：“黄帝就青灵台，十二日烧，^①黄帝乃治明庭。明庭，甘泉也。”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。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，甘泉作诸侯邸。勇之乃曰：“粤俗有火灾，复起屋，必以大，用胜服之。”于是作建章宫，度为千门万户。前殿度高未央。^②其东则凤阙，高二十馀丈。^③其西则商中，数十里虎圈。^④其北治大池，渐台高二十馀丈，名曰泰液，^⑤池中有蓬菜、方丈、瀛州、壶梁，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。^⑥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。^⑦立神明台、井幹楼，高五十丈，辇道相属焉。^⑧

①师古曰：“就，成也，造台适成，经十二日即遇火烧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度并音大各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三辅故事云其阙圉上有铜凤凰。”

④如淳曰：“商中，商庭也。”师古曰：“商，金也。于序在秋，故谓西方之庭为商庭，言广数十里。於菟亦西方之兽，故于此置其圉也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渐，浸也。台在池中，为水所浸，故曰渐台。一音子廉反。三辅黄图或为濊字，濊亦浸耳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三辅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鱼，长二丈，高五尺，西岸有石鳖三枚，长六尺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立大鸟象也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汉宫阁疏云神明台高五十丈，上有九室，恒置九天道士百人。然则神明、井幹俱高五十丈也。井幹楼积木而高，为楼若井幹之形也。井幹者，井上木栏也，其形或四角，或八角。张衡西京赋云‘井幹叠而百层’，即谓此楼也。幹或作韩，其义并同。”

夏，汉改历，以正月为岁首，而色上黄，官更印章以五字，^①因为太初元年。是岁，西伐大宛，蝗大起。丁夫人、雒阳虞初等^②以方祠诅匈奴、大宛焉。

①师古曰：“解在武纪。”

②应劭曰：“丁夫人，其先丁复，本越人，封阳都侯。夫人其后，以诅军为功。”
韦昭曰：“丁，姓；夫人，名也。”

明年，有司言雍五时无牢孰具，芬芳不备。乃令祠官进时饗牢具，色食所胜，^①而以木寓马代驹云。及诸名山川用驹者，悉以木寓马代。独行过亲祠，乃用驹，它礼如故。

①孟康曰：“若火胜金，则祠赤帝以白牲也。”

明年，东巡海上，考神仙之属，未有验者。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，^①以候神人于执期，^②名曰迎年。^③上许作之如方，名曰明年。^④上亲礼祠，上饗黄焉。

①应劭曰：“昆仑玄圃五城十二楼，仙人之所常居。”

②郑氏曰：“地名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迎年，若云祈年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言明其得延年也。”

公玉带曰：“黄帝时虽封泰山，然风后、封巨、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，^①禅凡山，^②合符，然后不死。”天子既令设祠具，至东泰山，东泰山卑小，不称其声，乃令祠官礼之，而不封焉。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。复还泰山，修五年之礼如前，而加禅祠石闾。石闾者，在泰山下阨南方，^③方士言仙人间也，故上亲禅焉。

①韦昭曰：“风后、封巨、岐伯皆黄帝臣也。”臣瓚曰：“东泰山在琅邪朱虚界，中有小泰山是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凡山在朱虚县，见地理志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下基之南面。”

其后五年，复至泰山修封，还过祭恒山。

自封泰山后，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、四渎矣。

后五年，复至泰山修封。东幸琅邪，礼日成山，登之罘，浮大海，用事八神延年。^①又祠神人于交门宫，若有乡坐拜者云。^②

①师古曰：“解并在武纪。延年，即上所谓迎年者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如有神人景象向祠坐而拜也。事具在武纪。乡读与向同。”

后五年，上复修封于泰山。东游东莱，临大海。是岁，雍县无云如雷者三，^①或如虹气苍黄，若飞鸟集械阳宫南，^②声闻四百里。陨石二，黑如黥，有司以为美祥，以荐宗庙。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莱者终无验，公孙卿犹以大人之迹为解。^③天子犹羁縻不绝，^④几遇其真。^⑤

①师古曰：“雷，古雷字也。空有雷声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械音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言见大人之迹，以自解说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羁縻，系联之意。马络头曰羁也。牛鞮曰縻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几读曰冀。”

诸所兴，如薄忌泰一及三一、冥羊、马行、赤星，五(床)。宽舒之祠(官)[官]^①以岁时致礼。^[3]凡六祠，皆大祝领之。至如八神，诸明年、凡山它名祠，行过则祠，去则已。方士所兴祠，各自主，其人终则已，祠官不主。它祠皆如故。甘泉泰一、汾阴后土，三年亲郊祠，而泰山五年一修封。武帝凡五修封。昭帝即位，富于春秋，未尝亲巡祭云。

①李奇曰：“皆祠名。”

宣帝即位，由武帝正统兴，故立三年，尊孝武庙为世宗，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。告祠世宗庙日，有白鹤集后庭。以立世宗庙告祠孝昭寝，有雁五色集殿前。西河筑世宗庙，神光兴于殿旁，有鸟如白鹤，前赤后青。神光又兴于房中，如烛状。广川国世宗庙殿上有钟音，门户大开，夜有光，殿上尽明。上乃下诏赦天下。

时，大将军霍光辅政，上共己正南面，^①非宗庙之祀不出。十二年，乃下诏曰：“盖闻天子尊事天地，修祀山川，古今通礼也。间者，上帝之祠阙而不亲十有馀年，朕甚惧焉。朕亲飭躬齐戒，亲奉祀，为百姓蒙嘉气，获丰年焉。”

①师古曰：“共读曰恭。”

明年正月，上始幸甘泉，郊见泰畤，数有美祥。修武帝故事，盛车服，敬齐祠之礼，颇作诗歌。

其三月，幸河东，祠后土，有神爵集，改元为神爵。制诏太常：“夫江海，百川之大者也，今阙焉无祠。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，^①以四时祠江海雒水，祈为天下丰年焉。”自是五岳、四渎皆有常礼。东岳泰山于博，中岳泰室于嵩高，南岳灊山于灊，^②西岳华山于华阴，北岳常山于上曲阳，^③河于临晋，^④江于江都，^⑤淮于平氏，^⑥济于临邑界中，^⑦皆使者持节侍祠。唯泰山与河岁五祠，江水四，馀皆一禘而三祠云。

①师古曰：“言每岁常祠之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灊与潜同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上曲阳，常山郡之县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冯翊之县也，临河西岸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广陵之县也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南阳之县也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东郡之县也。”

时，南郡获白虎，献其皮牙爪，上为立祠。又以方士言，为随侯、剑宝、玉宝璧、周康宝鼎立四祠于未央宫中。又祠太室山于即墨，三户山于下密，①祠天封苑火井于鸿门。②又立岁星、辰星、太白、荧惑、南斗祠于长安城旁。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，③蓬山石社石鼓于临朐，④之罍山于睡，成山于不夜，莱山于黄。⑤成山祠日，莱山祠月。又祠四时于琅邪，蚩尤于寿良。⑥京师近县鄆，则有劳谷、五床山、日月、五帝、仙人、玉女祠。云阳有径路神祠，祭休屠王也。⑦又立五龙山仙人祠及黄帝、天神、帝原水，凡四祠于肤施。⑧

①师古曰：“即墨、下密皆胶东之县也。”

②如淳曰：“地理志西河鸿门县有天封苑火井祠，火从地中出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东莱之县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临朐，齐郡县也。朐音劬。地理志蓬山作达山也。”

⑤应劭曰：“睡音甄。”晋灼曰：“睡、不夜、黄县皆属东莱。”师古曰：“睡音丈端反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东郡之县也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休屠，匈奴王号也。径路神，本匈奴之祠也。休音许虬反。屠音除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肤施，上郡之县也。”

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，①可醯祭而致，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。

①如淳曰：“金形似马，碧形似鸡。”

大夫刘更生献淮南枕中洪宝苑秘之方，^①令尚方铸作。事不验，更生坐论。京兆尹张敞上疏谏曰：“愿明主时忘车马之好，斥远方士之虚语，^②游心帝王之术，太平庶几可兴也。”后尚方待诏皆罢。

①师古曰：“洪，大也。苑秘者，言秘术之苑囿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远音于万反。”

是时，美阳得鼎，献之。^①下有司议，多以为宜荐见宗庙，如元鼎时故事。张敞好古文字，案鼎铭勒而上议曰：“臣闻周祖始乎后稷，后稷封于豳，^②公刘发迹于豳，^③大王建国于邠，^④文武兴于豳。^⑤由此言之，则邠梁丰镐之间周旧居也，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臧。今鼎出于邠东，中有刻书曰：‘王命尸臣：官此栒邑，^⑥赐尔旂鸞黼黻珣戈。’^⑦尸臣拜手稽首曰：‘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。’^⑧臣愚不足以迹古文，^⑨窃以传记言之，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，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，臧之于官庙也。昔宝鼎之出于汾隰也，河东太守以闻，诏曰：‘朕巡祭后土，祈为百姓蒙丰年，^⑩今谷贱未报，^⑪鼎焉为出哉？’博问耆老，意旧臧与？^⑫诚欲考得事实也。有司验隰上非旧臧处，鼎大八尺一寸，高三尺六寸，殊异于众鼎。今此鼎细小，又有款识，^⑬不宜荐见于宗庙。”制曰：“京兆尹议是。”

①师古曰：“美阳，扶风之县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豳读与邠同，今武功故城是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今豳州是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梁山在岐山之东，九嶷之西，非夏阳之梁山也。邠，古岐字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豳，今长安城西丰水上也。镐在昆明池北。”

⑥师古曰：“尸臣，主事之臣也。栒邑，即豳地是也。栒音荀。”

⑦师古曰：“交龙为旂。鸞谓有鸞之车也。黼黻，冕服也。珣戈，刻镂之戈也。

珣与凋同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拜手，首至于手也。”

⑨师古曰：“寻其文迹。”

⑩师古曰：“为音于伪反。”

⑪师古曰：“噤，少意也。言谷稼尚少，未获丰年也。噤音苦簪反。”

⑫服虔曰：“言鼎岂旧藏于此地。”师古曰：“与读曰欤。”

⑬师古曰：“款，刻也。识，记也，音式志反。”

上自幸河东之明年正月，凤凰集祿祠，^①于所集处得玉宝，起步寿宫，乃下诏赦天下。后间岁，凤凰神爵甘露降集京师，^②赦天下。其冬，凤凰集上林，乃作凤凰殿，以答嘉瑞。^③明年正月，复幸甘泉，郊泰畤，改元曰五凤。明年，幸雍祠五畤。其明年春，幸河东，祠后土，赦天下。后间岁，改元为甘露。正月，上幸甘泉，郊泰畤。其夏，黄龙见新丰。建章、未央、长乐宫钟虡铜人皆生毛，长一寸所，^④时以为美祥。后间岁正月，上郊泰畤，因朝单于于甘泉宫。后间岁，改元为黄龙。正月，复幸甘泉，郊泰畤，又朝单于于甘泉宫。至冬而崩。凤凰下郡国凡五十餘所。

①师古曰：“祿祠，冯翊之县也。祿音丁活反，又丁外反。祠音况矩反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间岁，隔一岁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答，应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虡，神兽名也，县钟之木，刻饰为之，因名曰虡也。”

元帝即位，遵旧仪，间岁正月，一幸甘泉郊泰畤，又东至河东祠后土，西至雍祠五畤。凡五奉泰畤、后土之祠。亦施恩泽，时所过毋出田租，赐百户牛酒，^①或赐爵，赦罪人。

①师古曰：“言有时如此，不常然也。”

元帝好儒，贡禹、韦玄成、匡衡等相继为公卿。禹建言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，上是其言。后韦玄成为丞相，议罢郡国庙，自太上皇、孝惠帝诸园寝庙皆罢。后元帝寝疾，梦神灵谴罢诸庙祠，上遂复焉。后或罢或复，至哀、平不定。语在韦玄成传。

成帝初即位，丞相衡、御史大夫谭^①奏言：“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，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，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。祭天于南郊，就阳之义也；瘞地于北郊，即阴之象也。^②天之于天子也，因其所都而各飨焉。往者，孝武皇帝居甘泉宫，即于云阳立泰畤，祭于宫南。今行常幸长安，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，祠后土反东之少阳，事与古制殊。又至云阳，行溪谷中，厄狭且百里，汾阴则渡大川，有风波舟楫之危，^③皆非圣主所宜数乘。郡县治道共张，吏民困苦，^④百官烦费。劳所保之民，行危险之地，^⑤难以奉神灵而祈福祐，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。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镐，成王郊于雒邑。由此观之，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，可见也。甘泉泰畤、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，合于古帝王。愿与群臣议定。”奏可。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从来久远，宜如故。右将军王商、博士师丹、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礼记曰“燔柴于太坛，祭天也；瘞埋于大折，祭地也。”^⑥兆于南郊，所以定天位也。^⑦祭地于大折，在北郊，就阴位也。郊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。书曰“越三日丁巳，用牲于郊，牛二。”^⑧周公加牲，告徙新邑，定郊礼于雒。明王圣主，事天明，事地察。天地明察，神明章矣。天地以王者为主，故圣王制祭天地之礼必于国郊。长安，圣主之居，皇天所观视也。甘泉、河东之祠非神灵所飨，宜徙就正阳大阴之处。违俗复古，循圣制，定天位，如礼便。于是衡、谭奏议曰：“陛下圣德，忽明上通，^⑨承天之太，典览群下，使各悉心尽虑，议郊祀之处，天下幸甚。臣闻广谋从众，则合于天心，故洪范曰‘三人占，则从二人言’，^⑩言少从多之议也。论当往古，宜于万民，则依而从之；^⑪违道寡与，则废而不行。今议者五十八人，其五十人言当徙之义，皆著于经传，同于上世，便于吏民；八人不案经艺，考古制，而以为不宜，无法之议，难以定吉凶。太誓曰：‘正稽古立功立事，可以永年，丕天之太律。’^⑫诗曰‘毋曰高高在上，陟降厥士，日监在兹’，^⑬言天之日监王者之处也。又曰‘乃眷西顾，此维予宅’，^⑭言天以文王之都为居也。宜于长安定南北郊，为万世基。”天子从之。

①师古曰：“衡，匡衡。谭，张谭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祭地曰瘞埋，故云瘞地也，即，就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榘音集。其字从木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共读曰供，音居用反。张音竹亮反。下皆类此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保，养也。”

⑥韦昭曰：“大折，谓为坛于昭晰地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折，曲也。言方泽之形，四曲折也。”

⑦邓展曰：“除地为营圻，有形兆也。”

⑧师古曰：“周书洛诰之辞。”

⑨师古曰：“忽与聪同。”

⑩师古曰：“洪范，周书也。”

⑪师古曰：“论，议也，音来顿反。”

⑫师古曰：“今文泰誓，周书也。稽，考也。永，长也。丕，奉也。律，法也。言正考古道而立事，则可长年享有天下，是则奉天之大法也。”

⑬师古曰：“诗周颂敬之诗也。陟，升也。士，事也。言无谓天之高而又高，远在上而不加敬，天乃上下升降，日日监观于此，视人之所为者耳。”

⑭师古曰：“大雅皇矣之诗也。宅，居也。言天眷然西顾，以周国为居也。商紂在东，故谓周为西也。”

既定，衡言：“甘泉泰畤紫坛，八觚宣通象八方。^①五帝坛周环其下，又有群神之坛。以尚书禋六宗、望山川、遍群神之义，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、女乐，^②石坛、仙人祠，瘞鸾路、骅骝、寓龙马，不能得其象于古。臣闻郊（紫坛）〔柴〕飨帝之义，^④扫地而祭，上质也。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，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，^③其牲用騂，其席槁秸，其器陶匏，^④皆因天地之性，贵诚上质，不敢修其文也。以为神祇功德至大，虽修精微而备庶物，犹不足以报功，唯至诚为可，（致）〔故〕上质不饰，^⑤以章天德。紫坛伪饰、女乐、鸾路、骅骝、龙马、石坛之属，宜皆勿修。”

①服虔曰：“八觚，如今社坛也。”师古曰：“觚，角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汉旧仪云祭天用六彩罽席六重，用玉几玉饰器凡七十。女乐，即

礼乐志所云‘使童男童女俱歌’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此周礼也。大吕合于黄钟。黄钟，阳声之首也。云门，黄帝乐也。

太簇，阳声次二者也。咸池，尧乐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陶，瓦器；匏，瓠也。桔音夏。”

衡又言：“王者各以其礼制事天地，非因异世所立而继之。^①今雍鄠密、上下時，^②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，非礼之所载术也。汉兴之初，仪制未及定，即且因秦故祠，复立北時。今既稽古，建定天地之大礼，郊见上帝，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，各有位饌，祭祀备具。诸侯所妄造，王者不当长遵。及北時，未定时所立，^③不宜复修。”天子皆从焉。及陈宝祠，由是皆罢。

①师古曰：“异世，谓前代。”

②晋灼曰：“秦文公、宣公所立時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谓高祖之初，礼仪未定。”

明年，上始祀南郊，赦奉郊之县及中都官耐罪囚徒。^①是岁衡、谭复条奏：“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，凡六百八十三所，其二百八所应礼，及疑无明文，可奉祠如故。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，或复重，^②请皆罢。”奏可。本雍旧祠二百三所，唯山川诸星十五所为应礼云。若诸布、诸严、诸逐，皆罢。杜主有五祠，置其一。又罢高祖所立梁、晋、秦、荆巫、九天、南山、莱中之属，及孝文渭阳、孝武薄忌泰一、三一、黄帝、冥羊、马行、泰一、皋山山君、武夷、夏后启母石、万里沙、八神、延年之属，及孝宣参山、蓬山、之罘、成山、莱山、四时、蚩尤、劳谷、五床、仙人、玉女、径路、黄帝、天神、原水之属，皆罢。候神方士使者副佐、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。^③

①师古曰：“中都官，京师诸官府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复音扶目反。重音文庸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本草待诏，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。”

明年，匡衡坐事免官爵。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。又初罢甘泉

泰時作南郊日，大风坏甘泉竹宫，折拔時中树木十围以上百餘。天子异之，以问刘向。对曰：“家人尚不欲绝种祠，^①况于国之神宝旧時！且甘泉、汾阴及雍五時始立，皆有神祇感应，然后营之，非苟而已也。武、宣之世，奉此三神，礼敬敕备，^②神光尤著。祖宗所立神祇旧位，诚未易动。及陈宝祠，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岁矣，汉兴世世常来，光色赤黄，长四五丈，直祠而息，音声砰隐，野鸡皆雊。^③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，遣候者乘一乘传驰诣行在所，^④以为福祥。高祖时五来，文帝二十六来，武帝七十五来，宣帝二十五来，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，此阳气旧祠也。及汉宗庙之礼，不得擅议，皆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。古今异制，经无明文，至尊至重，难以疑说正也。前始纳贡禹之议，后人相因，多所动摇。易大传曰：‘巫神者殃及三世。’恐其咎不独止禹等。”上意恨之。^⑤

①师古曰：“家人，谓庶人之家也。种祠，继嗣所传祠也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敕，整也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直，当也。息，止也。当祠处而止也。砰音普萌反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报神之来也。传音张恋反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恨，悔也。”

后上以无继嗣故，今皇太后诏有司曰：“盖闻王者承事天地，交接泰一，尊莫著于祭祀。孝武皇帝大圣通明，始建上下之祀，^①营泰時于甘泉，定后土于汾阴，而神祇安之，飨国长久，子孙蕃滋，^②累世遵业，福流于今。今皇帝宽仁孝顺，奉循圣绪，靡有大愆，而久无继嗣。思其咎职，殆在徙南北郊，^③违先帝之制，改神祇旧位，失天地之心，以妨继嗣之福。春秋六十，未见皇孙，^④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，朕甚悼焉。春秋大复古，善顺祀。^⑤其复甘泉泰時，汾阴后土如故，及雍五時、陈宝祠在陈仓者。”天子复亲郊礼如前。又复长安、雍及郡国祠著明者且半。

①师古曰：“上下，谓天地。”

②师古曰：“蕃音扶元反。”

③师古曰：“取，主也，咎过主于此也。”

④师古曰：“皇太后自谓。”

⑤师古曰：“以复古为大，以顺祀为善也。”

成帝末年颇好鬼神，亦以无继嗣故，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，皆得待诏，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，费用甚多，然无大贵盛者。谷永说上曰：“臣闻明于天地之性，不可或以神怪；知万物之情，不可罔以非类。^①诸背仁义之正道，不遵五经之法言，而盛称奇怪鬼神，广崇祭祀之方，求报无福之祠，及言世有仙人，服食不终之药，逢兴轻举，^②登遐倒景，^③览观县圃，浮游蓬莱，^④耕耘五德，朝种暮获，^⑤与山石无极，^⑥黄冶变化，^⑦坚冰淖溺，^⑧化色五仓之术者，^⑨皆奸人惑众，挟左道，怀诈伪，以欺罔世主。^⑩听其言，洋洋满耳，若将可遇；^⑪求之，盭盭如系风捕景，终不可得。^⑫是以明王距而不听，圣人绝而不语。^⑬昔周史苴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，而周室愈微，诸侯愈叛。楚怀王隆祭祀，事鬼神，欲以获福助，却秦师，^⑭而兵挫地削，身辱国危。秦始皇初并天下，甘心于神仙之道，遣徐福、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，因逃不还，天下怨恨。汉兴，新垣平、齐人少翁、公孙卿、栾大等，皆以仙人、黄冶、祭祀、事鬼使物、入海求神采药贵幸，赏赐累千金。大尤尊盛，至妻公主，爵位重象，震动海内。^⑮元鼎、元封之际，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，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。其后，平等皆以术穷诈得，诛夷伏辜。^⑯至初元中，有天渊玉女、巨鹿神人、轵阳侯师张宗之奸，纷纷复起。^⑰夫周秦之末，三五之隆，^⑱已尝专意散财，厚爵禄，竦精神，举天下以求之矣。旷日经年，靡有毫釐之验，足以揆今。经曰：‘享多仪，仪不及物，惟曰不享。’^⑲论语说曰：‘子不语怪神。’^⑳唯陛下拒绝此类，毋令奸人有以窥朝者。”上善其言。

①师古曰：“罔犹蔽。”

②如淳曰：“逢，远也。兴，举也。”师古曰：“逢，古遥字也。兴，起也。谓起而远去也。”

③如淳曰：“在日月之上，反从下照，故其景倒。”师古曰：“遐亦远也。”

- ④李奇曰：“昆仑九成，上有县圃，县圃之上即阊阖天门。”
- ⑤晋灼曰：“翼氏风角，五德东方甲，南方丙，西方庚，北方壬，中央戊。种五色禾于(北)[此]地而耕耘也。”^[6]
- ⑥师古曰：“言获长寿，比于山石无穷也。”
- ⑦晋灼曰：“黄者，铸黄金也。道家言冶丹沙令变化，可铸作黄金也。”
- ⑧晋灼曰：“方士诈以药石若陷冰丸投之冰上，冰即消液，因假为神仙道使然也。或曰，谓冶金令可饵也。”师古曰：“或说非也。滓，濡甚也，音女教反。”
- ⑨李奇曰：“思身中有五色，腹中有五仓神；五色存则不死，五仓存则不饥。”
- ⑩师古曰：“左道，邪僻之道，非正义也。”
- ⑪师古曰：“洋洋，美盛之貌也。洋音羊，又音祥。”
- ⑫师古曰：“盪盪，空旷之貌也。盪音荡。”
- ⑬师古曰：“谓孔子不语怪神。”
- ⑭师古曰：“却，退。音丘略反。”
- ⑮师古曰：“𡗗，古累字。”
- ⑯师古曰：“诈得，谓主上得其诈伪之情。”
- ⑰师古曰：“轹阳侯，江仁也，元帝时坐使家丞上印绶随宗学仙免官。轹音辽。”
- ⑱师古曰：“三谓三皇，五谓五帝也。”
- ⑲师古曰：“周书洛诰之辞也。言祭享之道，唯以絜诚，若多其容仪，而不及礼物，则不为神所享也。”
- ⑳师古曰：“说谓论语之说也。”

后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，杜邳说商曰：“‘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’，^①言奉天之道，贵以诚质大得民心也。行秽祀丰，犹不蒙祐；德修荐薄，吉必大来。古者坛场有常处，祭祫有常用，^②赞见有常礼；牺牲玉帛虽备而财不匮，车舆臣役虽动而用不劳。是故每(奉)[举]其礼，^[7]助者欢说，^③大路所历，黎元不知。^④今甘泉、河东天地郊祀，咸失方位，违阴阳之宜。及雍五時皆旷远，奉尊之役休而复起，缮治共张无解已时，皇天著象殆可略知。前上甘泉，先蹶失道；^⑤礼月之夕，奉引